

述了这一过程：“我被抓后，被两名美国人多次抓走审讯。”她的金发、白皮肤和蓝色眼睛在营地里与叙利亚家庭很不协调，她笑着说：“这是个惯例——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他们问我的问题跟你问的差不多。”面对审讯，被捕者至少要解释自己如何接受极端思想，通过什么途径来到叙利亚战地及其与周边人员的关系。

“海伦”回答了自己如何接受瓦哈比激进思想，当时作为一名17岁的新娘，带着4个月大的婴儿，跟着车臣籍的“圣战者”丈夫来到拉卡，2016年，他的丈夫在巴尔米拉战死，“我发现自己与恐怖组织的关系无非是年少无知和想归属于某个地方的愿望，我讨厌我的丈夫，他把我坑了。你怎么想我都可以，但我不认为自己是恐怖分子。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在年轻时做出一些糟糕决定的人，而我现在不得不为此付出一些沉重的代价”。

事实上，俄罗斯积极介入罗贾瓦同土耳其的冲突，派遣宪兵随同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军进驻库尔德人撤出的地区，俄宪兵对那些关押着俄籍极端分子和家属的地点高度重视，并试图搞清他们的身份并寻找机会将其遣返回国。但海伦不希望回国，“我的一些朋友选择接受遣返，回到俄罗斯，但我不。每当俄罗斯的家人打电话联系，我都说更愿意在沙漠中赎罪而不是被遣返。”她凄惨地笑称，“我有帐篷，我有食物，我有水——我还需要什么？真的，我只是对自己感到恶心，对我的处境感到厌倦，讨厌我在17岁时做出的愚蠢的决定。”她说话时蹲在沙子里，一头金发、蓝眼睛的孩子蹲

右图：2019年10月20日，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杜胡克市附近，受土耳其在叙利亚东北部军事行动影响而逃离家园的叙利亚人抵达巴尔达拉什营地。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库区）官员当日说，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展开军事行动以来，大量叙利亚难民涌入伊拉克，国际社会应为这些难民提供援助。



在她膝盖边。

动荡的时局，不想遣返的俘虏，再碰上自顾不暇的警卫，“库尔德之囚”的危机正愈演愈烈。法国《世界报》记者阿朗·卡瓦尔发现，罗贾瓦公安的稳定性正受到经济和安全因素影响，“因为土耳其攻击，国际联盟根据‘坚定决心行动’付给罗贾瓦公安的津贴（Stipend）变得时断时续（约合每人每月107美元，用叙镑结算），而由于战乱和土匪焚烧麦田的影响，罗贾瓦各地民事委员会支付给公安的那部分工资也保证不了”。新美国安全中心中东安全项目研究员尼古拉·赫拉斯指出，尽管关押地点的栅栏门还有看守，但监规纪律已受到破坏，“我们不能对可怕的前景盲目乐观”。

从法律角度看，罗贾瓦手里的“恐怖囚徒”是谁也不乐意接收的“烫手山芋”，这更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赫拉斯称，罗贾瓦没有正式法律承认，因此没有外国领事机构存在，库尔德人所做的法律和法庭判决最终可能不会被叙利亚宪法所承认。此外，在原“伊斯兰国”控制区出

生的儿童没有证件，他们的最终国籍甚至可能无法明确界定。

更麻烦的是，即使“伊斯兰国”里的外籍雇佣兵能被原籍国遣返，但有些人也无法被安全遣返，“例如利比亚人、也门人或阿富汗人——那里没有权威的政府，他们能在哪里申请庇护呢？谁会考虑接纳他们呢？罗贾瓦当局甚至没有能对话的负责的国际组织”。拉卡市议会的联席主席莱拉·穆斯塔法说：“国际社会必须更多地参与这个问题，‘伊斯兰国’外籍雇佣兵和他们的家属是从外国来到这里的。因此，帮助他们离开是国际社会的责任。”

“一发子弹就能控制两千人”

出生于叙利亚的华盛顿全球政策中心“非国家角色”计划负责人哈桑·哈桑指出，“腐败和混乱”为“伊斯兰国”卷土重来构成了理想环境，“极端组织的新战略与其2008年在伊拉克失败后所采取的战略相似，当时他们在伊拉克遭受的